

非革命文學

土撥鼠叢書

非「革命文學」

梅子編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1929

誌謝爲本書作封面者郭蠡君

梅子

目 錄

我爲什麼要編輯這部書·····	梅 子
文學與革命·····	梁實秋
革命文學問題·····	冰 禪
革命文學評價·····	莫孟明
革命文學論的批判·····	謙 弟
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謬誤·····	尹 若
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侍 桁
無產階級藝術論·····	忻啓介
檢討馬克思主義階級藝術論·····	柳 絮
藝術家當面的任務·····	谷 蔭
藝術家的理論鬥爭·····	柳 絮
拉雜一篇答李初梨君·····	甘 人
醉眼中的朦朧·····	魯 迅

我為什麼要編輯這部書

(一) 革命文學是什麼？

在編輯這部書——非「革命文學」——之前，那革命文學是什麼？是我應該先要來解說一下的。

「革命文學是什麼」？很簡單地說：就是馬克司主義的宣傳之一種。所謂「革命文學」，完全離開了文學的本質——以及一切藝術的——而是藉文學為名以作一種政事的工具。換句話說：革命文學，就是變形式的馬克司主義運動。他們的所謂為無產階級求得解放，這純全是一種欺騙，籠絡，如俄羅斯十月革命前的時代一樣。而況，中國，是的，中國的革命文學運動者，都是在行為與事實上很明顯地告訴了我們：這是共產黨在中國政治上落伍了而來作一種間接宣傳的。申言之，革命文學是遠離了文學之本質的，彼等的詩歌，僅只是標語，彼等的小說，戲劇，僅只是一些宣言。

(二) 本書中的意見

本書是收集，現代文化，(註一)語絲(註二)北新(註三)民間文化(註四)新月(註五)幾個刊物上的文章而成。

(A) 現代文化 現代文化是主張「民衆文學」的，他們的「非」革命文學，完全是站在「民衆文學」的立場上。

所謂「民衆文學者」並不是法國之羅曼羅蘭的主張，乃是基於民衆的共同鑑賞及藝術的本質革命爲出發點。不是那一個階級的，因為他們認定人類是不應該要有階級，而應普遍的，民衆的。以他們的立場而作評論者，革命文學評價及無產階級之謬誤等文，是其代表。

(B) 語絲

語絲是代表一種諷刺的文學，是過渡時代的產物，他們對於文學無一定之主張，而且是對於現社會之不平作一種笑罵，他們之「非」革命文學，是以個人之本身爲前提，而對於狄克推多的革命文學加以攻擊。

(C) 北新 本書所收集北新上之革命文學問題的意見，是站在文學與社會的事實上立論，所以對於革命文學加以非難者，以革命文學多是狄克推多的思想，遠離了文學之故。

(D) 民間文化 他們的主張與現代文化的主張一致的。

(E) 新月 這是站在資產階級的文學立場說話的。

上面的各派的非革命文學的立場是各不相同，但我們如果詳細地研究起來，裏邊可以找得着一個共通點，——這「反對革命文學」的一點。而且，他們更有力的攻擊，「所謂革命文學」因為他們不但遠離了文學的本質，並攻擊他們的文學上的「無產階級？專政」。

(三)「非革命文學」

今日之非革命文學者，雖有上列諸刊物，但文章多無系統，且甚零亂。我們當此革命文學毒焰正熾底時候，上海之投機書店，大印其投機之書，使處此混沌，昏濁，的中國青年受其騙者，不知凡幾。編者，以中國青年對於文學應有的認識，及揭開革命文學之真面目起見，故將所有上列諸文——凡非革命文學的文章，收集成書，以作讀者之參攷。並擬有機會時再編續編，且將編者將完成之文學。

雜論公諸於世。

(四) 最後之意見

我為什麼要編輯這部書的意見，已大略說明。最後我的意見便是，中國的現在，人是無路可走，不論是幹什麼的，都呼喊著「找出路」，但是，你爲文學的人們，且請面對面地生活下去吧！——認識你的生活吧！

(五) 編輯這部書的經過

好像這後面的幾句話是不必要說的了，但是，我是一個無話不說的人，而且，關於材料的收集上有這兩個幫助的朋友是應該要深深感謝他們的！

當老友一波同有恆聽我說要編輯這部書時，他們異常地高興，並且在材料收集上很幫助了我；但我又是很懶的，梅覺她又督促着我，這是應當感謝他們的！

梅子 一九二八，十，二四寫於上海的深夜。

(註一) 上海，南華書店出版(月刊)

(註二)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月刊)

(註三) 同上(週刊)

(註四) 附在上海民衆日報，現已停刊。

(註五) 上海，新月書店出版。

文 學 與 革 命

梁 實 秋

文學是什麼，我們已經常常聽說過；革命是什麼，我們不但是聽說過，並且似曾目覩了。文學與革命，二者之間的關係，這是我們平常不大經意的一個問題，而又是我們不能不加以考慮的，尤其是在如今『革命的文學』的呼聲高唱入雲的時候。

我先問：革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天才的創造。科學，藝術，文學，宗教，哲學，文字，以及政治思想，社會制度，都是少數的聰明才智過人的人所產生出來的。當然天才不是含有絲毫神聖的意味，天才也是基於人性的。天才之所以成為天才不過是因為他的天賦特別的厚些，眼光特別的遠些，理智特別的強些，感覺特別的敏些，一般民衆所不能

感覺，所不能思解，所不能透視，所不能領悟的，天才偏偏的能。所以極自然的，極合理的，在一個團體的生活裏，無論是政治的組織或是社會的結合，總該是比較的优秀分子佔在領袖者或統治者的地位，事實上也常常是如此。比較的优秀分子，佔據公衆生活的中心，如其完全是賴於他的聰明才智以達到這種地位，這便是一個常態的自然的路程。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團體，有這樣的优秀分子領袖着統治着，那就是幸福。少數的优秀天才之任務，即在於根據他的卓越的才智爲團體謀最大之幸福，凡有創造，必是有裨益於一般的民衆，或是使民衆的物質的供養日趨於富足，或是使民衆的精神的培植日趨於豐美。真的天才永遠不是社會的寄生蟲，而是一般民衆所不能少的引導者。所以在常態的狀況之下，民衆對於藝術的天才是讚美，對於科學的天才是欽佩，對於政治的天才是擁護。

但是人性不是盡善的，處於政治團體或社會組織之領袖地位的人，常常不盡是有領袖資格的人，更不盡是能有創造的天才，往往只是平庸甚至惡劣的份子，因緣着機會的方便或世襲的餘蔭，遂強據了統治者與領袖者的地位。這樣的假的領袖，對於民衆消極的沒有貢獻，積極的或許就有壓迫。真的天才隱在民衆裏面，到忍無可忍的時機，

就要領導着羣衆或指示給羣衆做反抗的運動。這個反抗運動，便是革命。革命運動的真諦，是在用破壞的手段打倒假的領袖，用積極的精神擁戴真的領袖。於此我們對於革命有應注意的幾點：

- 一 革命的運動是在變態的政治生活之下產生出來的；
- 二 革命的目標是要恢常常態的生活；
- 三 革命的精神是反抗的精神，所反抗的是虛偽；
- 四 革命的經過是暫時的變動，不是久遠的狀態；
- 五 革命的爆發，在羣衆方面是純粹的感情的；
- 六 革命的組織，應該是有紀律的，應該是尊重天才的。

革命的義意既如上述，請進而討論革命與文學的關係。

在革命的時期當中，文學是很容易的沾染一種特別的色彩。然而我們並不能說，在革命的時期當中，一切的作家必須創作『革命的文學』。何以呢？詩人，一切文人，是站在時代前面的人。民間的痛苦，社會的腐敗，政治的黑暗，道德的虛偽，沒有人比文學家更首先的感覺到，更深

刻的感覺到。在惡劣的狀態之下生活着的一切民衆，無論其爲富貴貧賤。他們不是沒有知覺，不是不知苦痛，但是他們感覺到了而口裏說不出，即使說得出而亦說得不能中乎藝術的繩墨。惟有文學家，因爲他們的本性和他們的夙養，能夠做一切民衆的喉舌，道出各種民間的疾苦，對於現存的生活用各種不同的藝術的方式表現他們對於現狀不滿的態度。情感豐烈的文學家，就會直率的對於時下的虛僞加以攻擊；富於想像的文學家，就許迴想從前的黃金時代而加以咏嘆；樂觀而又耽於幻像的文學家，就要創作他的理想中的樂園；——不過對於現狀不滿是完全一致的。文學家永遠是民衆的非正式的代表，不自覺的代表民衆的切身的苦痛與快樂，情思與傾向。尤其是在苦痛的時代，文學家所受的刺激格外的親切，所以慘痛的呼聲也就分外的動人。因爲文學家是民衆的先知先覺，所以從歷史方面觀察，我們知道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學，往往發現在實際的革命運動之前。革命前之『革命的文學』，纔是人的心靈中的第一滴的清冽的甘露，那是最濃烈的，最真摯的，最自然的。與其說先有革命後有『革命的文學』，毋寧說是先有『革命的文學』後有革命。實際的革命爆發之後，文學之革命的色采當然是益發顯明，甚至產出多量的近於雄

辯或宣傳的文字。文學家併不表現什麼時代精神，而時代確是反映着文學家的精神。文學家既不能脫離實際的人生而存在，革命的全部的時期中的生活對於文學家亦自然不無首先的適當之刺激，所以我開頭便先承認；在革命的時期當中（包涵着醞釀與爆發的時期），文學是很容易沾染一種特別的色采。

何以我又說：革命期中，文學家不必就要創造『革命的文學』？在文學上講，『革命的文學』這個名詞根本的就不能成立。在文學上，只有『革命時期中的文學』，并無所謂『革命的文學』。站在實際革命者的立場上來觀察，由功利的方面着眼，我們可以說這是『革命的文學』，那是『不革命的文學』，再根據共產黨的理論，還可以引伸的說『不革命的文學』就是『反革命的文學』。但是就文學論，我們劃分文學的種類派別是根據於最根本的性質與傾向，外在的事實如革命運動復辟運動都不能藉用做量衡文學的標準。并且偉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從人心深處流出來的情思纔是好的文學，文學難得的是忠實，——忠於人性；至於與當時的時代潮流發生怎樣關係，是受時代的影響，還是影響到時代，是與革命理論相合，還是為傳統思想所拘束，滿不相干，對於文學的價

值不發生關係。因為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的標準。所以『革命的文學』這個名詞，縱然不必說是革命者的巧立名目，至少在文學的了解上是徒滋紛擾。並且人性的繁複深奧，要有充分的經驗纔能得到相當的認識，在革命的時代不見得人人都有革命的經驗（精神方面情感方面的生活也是經驗），我們決不能強制沒有革命經驗的人寫『革命的文學』。文學的創作經不得絲毫的勉強。含有革命思想的文學是文學，因為它本身是文學，它宣示了一個時期中的苦惱與情思，——然而人生的苦痛也有多少種多少樣，受軍閥壓迫是痛苦，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是痛苦，難道生老病死的磨折不是痛苦，難道運命的播弄不是痛苦，難道自己心裏猶豫衝突不是痛苦？怎樣纔該叫做『革命的文學』？

近代德謨克拉西的思想發達了，所以我們很容易把民衆的地位看得太高。革命似乎是民衆的運動了，其實也是由於一二天才的啓示與指導。有效的革命運動比平時更爲須要領袖。所以在革命的過程當中，雖然不可避免的有許多暴動，以及民衆的直接行動，然而真正革命的趨勢，革命的理論，完全要視領袖者爲轉移。領袖者的言行，最足以代表民衆的意識。

文學家就是民衆的非正式的代表。此地所謂的代表，並非如代表民意之政治的代表一般，文學家所代表的是那普遍的人性，一切人類的情思，對於民衆並不是負着什麼責任與義務，更不曾負着什麼改良生活的担子。所以文學家的創造並不受着什麼外在的拘束，文學家的心目當中並不含有固定的階級觀念，更不含有爲某一級階謀利益的成見。文學家永遠不失掉他的獨立性。在革命期中的文學作品，往往隱示着民間的苦痛，諷刺着時代的虛偽，這並不是文學家銜着民衆的諭旨，也不是文學家自動的要完成他對於民衆的使命。文學家不接受任何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內心的命令；文學家沒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內心對於真善美的要求的使命。故此在革命期中，如在常態期中一樣，文學家不僅僅是羣衆的一員，他還是天才，他還是領袖者，他還是不失掉他的個性。

近來的傷感的革命主義者，以及淺薄的人道主義者，對於大多數的民衆有無限制的同情。這無限制的同情往往壓倒了一切的對於文明應有的考慮。有一部分的文學家，也沾染了同樣的無限制的同情，於是大聲疾呼的要求『大多數的文學』。他們覺得民衆在水深火熱之中，有文學天才的人不能視若無覩，應該把鼻涕眼淚堆滿在紙上，爲民衆

訴苦呼冤，如此方是『革命的文學』，如此方是『不悖時代精神的文學』假使這時候有人吟風弄月，有人寫情詩，有人作戀愛的小說，有人談論古代的藝術，『貴族的』，『小資產階級』，『不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的罪名便紛至沓來了。因為什麼？因為這樣的文學是個人的文學，是少數人的文學，不是大多數的文學！其實『大多數的文學』這個名詞，本身就是一個名詞的矛盾，——大多數就沒有文學，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躲在亭子間裏的文人，無論是描寫第四階級的苦痛還是第三階級的享福，無論是呼殺喊打還是吟風弄月，到頭來還不是你個人的心理的一面鏡子的反照？你描寫在帝國主義者『鐵蹄』下之一個整個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這樣的作品是偉大了，因為這是全民族的精神的反映；但是你若深刻的描寫失戀的苦痛，春花秋月的感慨，這樣的作品也是偉大了，因為這是全人類的公同性的反映。文學所要求的只是真實，忠於人性。凡是『真』的文學，便有普遍的質素，而這普遍的質素怎樣纔能相當的加以確實的認識，便是文學家個人的天才與夙養的問題。所以『真』的作品就是普遍的人性經過個人的滲濾後的產物。什麼『個人的』『少數的』『大多數的』在文學上全然不成問題。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在文